



〔清〕丁丙

武林坊巷志

〔清〕丁 丙

武林坊巷志

第三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武林坊巷志第三册

目 录

丰下坊四

- (大马弄 (1)
- 丁衙巷 (2)
- 十五间楼巷 (7)
- 十五奎巷 (21)
- 真圣观 (35)
- 金刚岭巷 (70)
- 吴山 (73)
- 药皇庙、仓圣祠 (265)
- 三官庙、文昌阁 (271)
- 关帝庙 (286)
- 金公祠 (297)
- 痘神庙 (298)
- 城隍庙 (299)
- 姚公祠 (323)
- 淳素道院 (325)
- 酒仙庙 (334)
- 月下老人祠 (335)
- 赵恭毅公祠 (337)
- 府城隍庙 (347)

- 灵济庙 (352)
- 嘉济庙 (352)
- 斯如坊一
- 南关厂前、观梅古社、梅花碑 (354)
- 百岁坊巷 (379)
- 小织造署 (382)
- 栖流所 (383)
- 元宝街 (386)
- 牛羊司巷 (386)
- 斯如坊二
- 新宫桥河下 (390)
- 布市巷 (399)
- 打铜巷 (400)
- 清河坊 (403)
- 童乘寺 (422)
- 望仙桥 (424)
- 镇海楼 (440)
- 鼓楼湾 (464)
- 斯如坊三
- 朱婆弄 (465)
- 东马弄 (466)
- 西马弄 (467)
- 袁井巷 (467)
- 过军桥 (469)
- 通江桥 (470)
- 通江桥街 (475)
- 巡抚署 (476)

四条巷	(507)
三角地	(508)
五圣堂	(509)
镇东楼	(511)
雀儿营	(515)
五福弄	(516)
官井巷	(523)
雄镇楼	(524)
箭道	(533)
保安里	(534)
崇正街	(538)
过马弄	(540)
箭道巷	(541)
彩霞岭	(542)
五奎弄	(543)
彩霞岭巷	(543)
毛布弄	(544)
六部桥	(544)
部院仓桥	(552)
嵇接骨桥	(553)
黑桥	(556)
靛青弄	(561)
部院仓桥街	(562)
候潮门	(565)
凤山门 附水门	(569)
保安坊一	
断河头	(574)

竹椅子巷	(576)
堂子弄	(581)
板儿巷	(581)
打铁弄	(584)
萧山弄	(584)
马子弄	(585)
元坛弄	(585)
小茅衙弄	(586)
大茅衙弄	(586)
保安坊二	
水仙弄	(590)
上羊市街	(590)
光坊弄	(594)
杀牛弄	(594)
香元弄	(595)
紫金桥	(595)
火药局弄	(596)
慈云寺巷	(597)
羊牙荡	(613)
升仙桥	(614)
望江门	(615)
保安坊三	
大悲弄	(629)
小狮子巷	(629)
大狮子巷	(629)
东岗寺巷	(636)
白牙巷	(637)

桂花园	(638)
陈家园	(638)
金钗袋巷	(639)
武林巷	(641)
五福弄	(643)
祥义巷	(643)
保安桥	(645)
小桥	(646)
车驾桥	(647)
水门弄	(648)
水陆寺巷	(649)
包衙前	(651)
小箭道	(657)
亭子弄	(658)
红庙儿前	(658)
茶店弄	(659)
才人弄	(659)

芝松坊一

荐桥	(660)
柴垛桥	(662)
三圣桥	(666)
钟公桥	(667)
熙春桥	(668)
熙春桥巷	(668)
上扇子巷	(670)
灌肺桥	(670)
金波桥	(671)

柳翠桥	(672)
保佑坊	(673)
猫儿桥	(675)
柳翠井巷	(676)
元福巷	(681)
下扇子巷	(682)
清冷桥	(683)
清冷桥巷	(685)

丰下坊四

大马弄

《咸淳志》

侍卫马军司。乾道七年，虞允文为相，移屯建康，以为出师之渐，号马军行司，以边帅兼领。元有帅衙，在保民坊。今为司农寺、将作监等公宇。

丙案：马军司，当在是地。虽大马弄以今中协署在彼，骑士往来，故取是名，然马军驻此，其来已七百年矣。

《万历钱塘志》

游击府，凡二，一在馨如坊吴山里。

《乾隆府志》、雍正《浙江通志》

抚标中军参将署，在城隍牌楼内南首夹道。浙江抚标两营，旧设游击一员。雍正九年，改抚标中军游击衙为参将署，在紫阳山之左，门南向，进内为仪门，为大堂，为住房，为书房，为群房，去通江桥不百武，密迩院署。

《映雪楼文偶钞》

《雨生汤将军传》：记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然或守陴殉节，或率旅死绥，未有辞禄遂初犹能杀身报国如公之烈者也。公讳贻汾，字若仪，号雨生，常州武进人。祖大奎，乾隆时知福建凤山县，父荀业，随任，遭

林爽文之乱，父子同殉，入祀昭忠祠。道光间，以邑人公请，敕建父忠子孝祠。公以难荫世袭云骑尉，任扬州三江营守备、广东右营守备、山西大同镇灵邱路都司、浙江衢州镇左营游击、浙江抚标中军参将、乐清协副将，例晋武功将军，乞病归。职虽武臣，兼通文学。寓金陵，怡情山水，以诗酒自娱。咸丰三年，粤匪入寇，二月十一日，江宁城陷。公曰：“我世受恩，不可不死。”于十二日作《绝命诗》，投城北李氏园池死。藁葬净界寺旁竹园内。年七十有六。其诗曰：“死生轻一瞬，忠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藁葬毋予恻，平生积罪尤。”诗为仆携出得传，哀哉！子绶名，袭职，官江南盐城营守备，先卒；榘名，广西辰州山角司巡检；禄名，两淮候补盐运司经历；永名，殇。女：长适县丞无锡杨大铨，次适巡检天津王瀛。次方归宁，侍父赴水死。孙：世铨、世倬、世位、世侗。寇之方张也，公上书江督陆建瀛，言贼恐有卒至之变，备陈战守诸略。陆笑而不答。未几，金陵陷。庄仲芳曰：“贼之蹂躏江南也，帅师者望敌先奔，守土者弃城鼠窜。高位且然，何有下僚？况公以致仕寓公，无战守之责，而独从容就义，非根于至性、世笃忠贞者，能如是乎？”余与公有苏、程之谊，闻其事而壮之，因为之传。惜其生平政绩无可考，诗集亦散佚不传云。将军初殉节时，传闻异词，今考证确切，足以传世无疑。

丁 衙 巷

《乾道志》卷二

《坊市》：右一厢，天庆坊。天庆观巷。

《淳祐志》卷七

《坊巷》：右一厢，天庆坊。天庆观巷。

《咸淳志》卷十九

《坊巷》：右一厢，天庆坊。天庆观巷，在宰执府北。

《成化府志》

新开路，旧天庆坊，直上吴山诸庙。

《万历府志》、雍正《浙江通志》

大宗正司，在天庆坊内。司有属籍之阁。

《西湖游览志》卷十三、姚靖《西湖志》

天庆坊，宋称太庙巷，俗称兰子坊巷。宋有大宗正司，以叙族姓昭穆，治其家政。其南，有玉牒所、宗正寺。元时，有榷茶提举司。

《康熙钱塘志》

大宗正司，在天庆坊内。

《约略说》

钉鞋巷，在十五奎巷内。

王庚期《题寒山旧庐》诗注

余向居丁衙巷，亦紫阳之麓，登楼南望，丁仙亭若在几席。

《郭西小志》

丁奇遇，字孟嘉，仁和人，明季诸生。家吴山竹林堂，与三严二冯结读书社，以奇遇为禁酒。其为诗，喜太白、长吉。尝云：“太白诗豪也，学者易入于怪诡，亦诗病也。”闻者以为知言。一日，乘舟过余杭，忽闻雷霆声，左右无闻者，视其耳，以裂血殷白衣矣，遂卒。族弟国元，字幼筠，处士也，言其兄苦吟事，每为之流涕云。

《咄咄吟》

画样双堤镜样波，星毡花下几经过。萧萧听尽吴娘曲，不道销金自有锅。

王少坪，忠州拔贡生也。凡欲得保举者，都借拜老师之名，介少坪行贿于阿彦达。积聚贽仪既多，以纹银八千两向市中易黄金四百，藏诸私篋，为少坪乘间窃去。阿彦达察知之，欲与为难，又恐其讦发阴私，遂亦隐忍中止。后保举折既上，上方以英夷来犯乍浦、上海等处，留中不发，故诸人皆未邀恩赏，而少坪则享有多金矣。

郑珊宝，杭城钉鞋巷娼妓也。初，少坪颇眷之。及窃得多金，游兴益狂，而心恐阿彦达以此箝制之，乃邀阿彦达游西湖，而匿珊宝于船尾，酒半出见，阿彦达亦为颠倒，厚赠缠头而归。后并邀请同营各随员，时时微服往饮其家，而平康里中遂多钦差足迹矣。时有谣曰：“杭州娼家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惟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

《静存斋集》

《遇真行》（余髫龄时，尝闻吴山有神仙宅也。康熙初，有士子游山，薄暮不归。诘旦，家人入山问讯，传闻昨有人失足堕岩壑者，穷幽险踪迹之，不可得，乃招魂而葬焉。阅数月，士子还，妻孥骇异，以为鬼也。士子曰：“勿怖！我生还尔。”乃稍定，聚问，具言：“入山失足绝壑，入灵境，遇长者留止信宿。其中山水瑰丽奇特，室宇服御不类人间。会长者有他适，濒行，有所导，戒意甚笃。因纵游，违长者指，复失足落尘市。回思仙境渺不可即，还家且近，归问消息也。”妻孥因述别后事，且及时序，乃怅悵，非感惋惜而已。其事流传至今，父老犹能言之。或曰：丁仙尝隐吴山，此其洞天也，因

作《遇真行》以引之)：尘寰万山寂，太古云心闲。蓬莱不在海，兜率不在天。吾杭繁丽日，有士入吴山。失足陨绝壑，千万不复全。岂知千仞下，别有一人间。秋叶堕杳冥，恍惚在平地，石门洞天豁，洒面风日丽。水石既澄鲜，萝径亦幽邃。林梢见屋角，谷口闻花气。谁家好园亭，咫尺未尝至。迟迟拂巾屦，冉冉度清溪。不知吴岳底，灵境销幽奇。归当语所知，载酒一过之。但恐似桃源，再来路转迷。遥遥见松下，玉雪两青衣，相迎似相识，笑齿粲然开。果有有缘客，今朝不速来。既至弗徘徊，相携过茅茨。几曲傍云林，精庐在空谷。门前流水住，窗里白云宿。上堂见尊师，长者情何渥。举言相劳苦，荒远肯见辱。肫然动客怀，再拜客改肃。文人几春秋，姓氏何乡族。何年入此山，一一烦相告。长者輒然笑，麋鹿忘烟霞。朽钝著此间，不复问岁华。自从弃世网，来此种胡麻。所以此山外，无人识我家。山林大有缘，念子能至此。良辰不易覿，千载复有几。弗因投足近，谓是同乡里。若问子家山，无论隔溺水。竭来问子心，此间足乐否。山堂何清阒，风日委琴床。主人如古梅，寒馥媚烟苍。山童心迹静，扫地复焚香。空阶何寂历，青嶂围住宅。淙淙玉一潭，袅袅萝百尺。苔岑下烟露，滴冷鹤梦碧。阴生碧山下，月上青林时。房栊迺明瑟，竹柏映参差。插檐星斗大，入谷云霞霏。笋香芋初熟，留客饭琼糜。四更山放曙，金碧照屣屣。海日浴春碧，挂在东厓枝。海山鹤书来，尊师有远行。濒行忆来客，相召话深情。念子历险艰，飘颻到岩扃。愧无鸡黍风，为子濯尘缨。昨夜宿山中，山寒风露清。勉强耐寂寞，终有瑶华迎。我有故人约，拟放沧溟查。海鸥秋冥冥，云帆暂别家。不久当归还，与子看桃花。复哉大道深，求者苦无路。古春在空山，一笑旦暮遇。山中好流水，万古灵源春。云液聚甘醴，一勺莹汝神。窗中庋几阁，一卷玉函

书。是名消魔经，义深字体殊。焚香坐缙阁，可以消居诸。松花从汝掬，果熟从汝扑。倘或恣行药，演迤逐花源。云深源尽处，若复见一门。丁宁拯汝陞，慎勿逾其闲。回顾两童子，与客谨周旋。此子凡骨重，去住视其缘。惟此悲悯怀，所贵吾道坚。恍然挈瓢拂，孤云价出山。山空主人去，主去客身轻。林深风日长，步履畅幽情。依依颺风丝，冉冉寻花蝶。桐户听流泉，亭皋拾苔级。萧穆石坛上，棋局未收拾。客去几何时，松枝挂残劫。小桥横浅濑，一道溪流斜。今兹方十月，园林半枯槎。何故此岩阿，林香吹落花？行行不知返，山水昧来源。榛莽渐荒寂，冈峦互崩奔。回溪复嶂里，隐隐见石门。行行望门外，郁郁涌神州。金绳玉驰道，五城十二楼。绰约多神仙，华耀若云浮。童子苦牵衣，咄咄速返步。于今一失足，相见永无路。既得真地住，毋著假有喧。不记尊师去，与子临别言。客闻童子言，足敛目不舍。因复足是念，都丽与荒野，止在跬步间，曾何有真假。且此析尘躯，已庆山水缘。岂知奇特后，又遭非常观。况我暂曳屣，敛步即可还。分明此石阙，顷刻岂变迁。萎花不归条，覆水难返皿。念毕心已遑，前足不能整。后足若有推，嗒焉如梦醒。冷然一晌间，春烟落无影。童子呼不应，但闻市声哗。冬冬卖饧鼓，隐隐教妓家。门墙风日和，处处吹杨花。凝神才谛视，委巷认丁衙。惶惶不能言，抱此盈襟恨。里居幸未远，消息还家问。家人见入门，骇绝价惊奔。仓皇遽呼止，我已得生还。何必复走避，方始庆团圆。妻孥惊定后，收涕话更端：去岁值孟冬，夫子入吴山。家人苦候门，暮夜不言旋。恍忽道路说，隕身落巉岬。遣人遍踪迹，形骸不复存。营斋荐汝福，剪纸招汝魂。始尔将半年，于今已暮春。归客闻此言，泣然心中悲。昨夜宿山中，来时日未西。尘寰光景速，弹指换春衣。他日复入山，重过前游路。但闻悲风号，惟

有岩花聚。顽石塞远蹊，不见通明处。怅望不能还，脉脉情安托。已辜胜侣情，复负长者约。长者几时还，桃花开寂寞。山中好流水，何尝与一勺。窗中玉函书，依依在几阁。犹记石坛上，残棋留几着。苔岑碧澄澄，下有幽冥鹤。事事令人思，一一都如昨。惭愧到人间，流传悲溘落。溘落非所宜，神仙笑轻薄。于今又百年，山翠故依然。芳辰艳桃李，报赛走游人。迢迢紫阳岩，朝暮有白云。洞天春寂寂，从此不相闻。

十五间楼巷

嘉靖《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府志》

忠节祠，在宝月山下，祀吴行人伍员、唐仆射褚遂良、宋少保岳飞、明太傅于谦。岁以八月十五日致祭。

《万历府志》、《康熙府志》、《古今图书集成》、雍正《浙江通志》

忠节祠，在宝月山下东衢，祀吴行人伍员、唐仆射褚遂良、宋少保岳飞、国朝太傅于谦。初，弘治十年，巡盐御史姚寿建忠节坊于今祠右，提学金事上蔡李逊学为记。岁久，记石亭圯，址为黎指挥占据。嘉靖十六年，岳氏、于氏洎诸生翁相、张乾元等白巡按御史周汝员，复其地，撤淫祠材建今祠。十七年，巡按御史傅凤翱饬有司岁祀以仲秋之望，邑人吴鼎为记。

《万历钱塘志》

忠节祠，在宝月山下。祀伍员、褚遂良、岳飞、于谦。嘉靖中，御史周汝员、傅凤翱建，有司岁祀以仲秋之望。

《西湖游览志》卷十二

忠节祠，皇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员等建，以祀吴行人伍公员、唐仆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公飞、明太傅于公谦者。事见各祠墓纪中。先是，弘治十年，御史姚寿建忠节坊，为亭贮碑以记其事。岁久亭圯，至是建祠，而御史傅凤翱定以每岁八月十五日致祭。

姚靖《西湖志》

四贤祠，志名忠节祠。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员等建，以祀吴行人伍员、唐仆射褚遂良、宋少保岳飞、明太傅于谦。先是，弘治十年，御史姚寿建忠节坊，为亭贮碑以纪其事。岁久亭圯。至是建祠，御史傅凤翱复定以每岁八月十五日致祭。今祠悉为居民所占，而像傍亦皆为卧榻爨火之所，当速清之，庶不负前人崇祀之至意云。

《清一统志》

忠节祠，在府城内宝月山下，祀吴伍员、唐褚遂良、宋岳飞、明于谦。

《康熙府志》

万历四年春二月，重建忠节祠。事详《祠庙志》。

《乾隆府志》

《忠节祠记》，《万历钱塘志》：吴鼎撰。

《忠节祠记》，《钱塘县志》：梁材撰。

《杭都杂咏》

忠节祠，在宝月山麓回涛坊布政使对巷，祀吴相国伍员、唐仆射褚遂良、宋太师岳飞、明太傅于谦。先是，明弘治十年，巡盐御史姚寿建忠节坊于祠右，岁久坊圯。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员复建。十七年，巡按御史傅凤翱飭有司岁祀以仲秋之望。隆庆元年，巡按御史王得春改祀于报功祠。万历三

年，巡按御史吴从宪仍复故祠，今久圯。

《万历府志》、《康熙府志》、《康熙钱塘志》、雍正《浙江通志》

初，弘治十载，巡鹾部使者舒城姚公建忠节坊于杭，以表吴行人伍公、唐仆射褚公、宋岳武穆王、我明于肃愍公。语具上蔡李相国记中。坊左为记石亭，亭外墉垣，县官地也。比岁垣圯亭毁，地没匿，鞠为茂圃，仅存记石漫漶，而风声微矣。岳氏、于氏及郡县诸生以白按院吉水周公，事下杜倅炳，征诸往牒暨故老，良然，已反正其地。周公曰：“国家以忠义劝士，而士节不立，其诸宣扬导化者之责乎？余实忝窃其官，灭贤大夫之烈不述，堕先正所建，余甚惧焉。”乃营作忠节祠于故侵地，会令毁淫祠，乃撤其材为堂，像设四公于中。前重门，东序、西序、后寝各四楹，中门左右各为亭，一以覆李公记石暨今记石。他庖廡、周垣，率如仪。经始嘉靖十有六年冬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公去，代者应山傅公，飭有司事，岁以仲秋之望合享忠节祠，而择玄妙观道士侍祠焉。又明年，须南高公来按鹾政，叹是举激扬甚大而未有纪述，告郡太守陈侯曰：“侵地复归，赖前记足征也已。今祠而无记，后将何考焉？矧余履姚公之位，余何敢让？”郡守亟图之，相与问于鼎。或曰：何祠乎忠节？曰：祠人臣以忠而被祸者也。然则何贤乎伍公？伍公可谓竭忠所事矣。何贤乎褚公？褚公可谓正言不讳者矣。何贤乎岳公？岳公可谓主辱臣死之矣。何贤乎于公？于公可谓安社稷为悦矣。舍四公无死忠者乎？曰：有。有则何祠乎？四公或生于斯，或歿于斯者也。然四祠载在令甲，复祠不近黷乎？曰：秩祀古今同德合义，益广风劝。《春秋》与贤者不一而足，意也。恶乎黷，恶乎黷？不然浮屠、黄老，奚益于人纪，而精舍庄严几千百所矣。不深省彼而顾厌此，谬